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flag, with a red field and a yellow hammer and sickle symbol. The flag is depicted as if it is waving or draped over a structure.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red and yellow/gold.

# 卡腦-布迦日海灣

帕斯托夫斯基 著 海觀 譯

時代出版社

Пролетарийи  
Соединяй  
ВСЯ

卡臘-布迦日海灣

帕斯夫托斯基著

海觀譯

寺日代出版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й

# Кара-Бугажский залив

Перевод Хай Куан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50



1950年7月初版  
(5000册)

北京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電話：二五六四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著者 帕斯托夫斯基  
翻譯者 海榕  
發行所 上海  
總發售處 上海時代出版社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二〇〇〇一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二〇〇〇一

卡臘—布迦日海灣

ПРОСНРУВОО

# 目 錄

關於作者.....	三
一 什列布佐夫上尉的錯誤.....	五
二 一個有銀喉嚨的孩子.....	三〇
三 黑島.....	三九
四 納察爾寡婦的事件.....	八三
五 向海草學習.....	一四四
六 沙漠上的司令員.....	二二六
七 粉紅色白堊的山巒.....	二四一
八 卡臘——布迦日海灣的史料.....	二四九
九 說謊的老頭兒伯克邁特.....	二五九
十 自然的大錯誤.....	二八五



## 關於作者

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在一八九二年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鐵路的一個僱員。他在烏克蘭度過他的童年時代，一部分日子住在一座村莊裏，一部分日子住在基輔。帕斯托夫斯基在高等學校畢業以後，便進了基輔大學。後來他又轉到莫斯科大學，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使他不能不輟學了。差不多在整個戰爭期間，他都在前綫上做担架兵。

這位作者曾經經歷過各種職業：他做過莫斯科的電車司機和賣票員，在南方做過醫院看護、鋼鐵廠的工人；在亞速夫海上做過捕魚的漁人；做過海員、俄國文學教員，最後做過新聞記者。他的目的是儘可能去瞭解人民和各種職業。

帕斯托夫斯基最初的一篇小說是在一九一一年發表在基輔的一份雜誌上，他的最初的一本書是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從此以後，他就專門從事於寫作了。他是將近四十本書的

作者，此外在各種定期雜誌上發表過無數篇短篇小說、雜記、和論文等。他的作品使他贏得勞動紅旗勳章和英勇勞動勳章，都是蘇聯政府頒發的。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作者是南綫的一個戰地記者。

本書是作者的一本最著名的小說。

## 什列布佐夫上尉的錯誤

「在裏海海濱一帶，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像這裏

這樣無邊無際的荒涼。」

G·卡列林（著名的旅行家）

「我要趕快告訴你：我已經依從了你的要求，把我航行期間在卡臘—布迦日海灣射落的那兩隻稀有的鳥雀帶來了。我們船上的舵手擅自把這兩隻鳥兒剝製，此刻都放在我的船艙裏。牠們都是埃及的鳥兒，名字叫做「紅鶴」，身上有極美麗的粉紅色羽毛。牠們出現在裏海的東部沿岸，這是我所大惑不解的，因為到今天為止，人們只知道非洲纔是牠們唯一的窠。射落這兩隻鳥兒的周圍環境是很特殊的，這就值得細細的一述啦。

「你知道，今年，一八四七年的春天我奉到命令，教我對裏海沿岸作一番澈底的調查



和描寫，爲此伏爾加號砲艦裝設了英國造的發動機，交給我自由使用。

「我們從巴庫駛往阿斯特拉罕，又從那兒駛往格里耶夫，從這裏我們向南進發，經過了沒有被人發現過的荒涼海岸。我不再描寫這些事情來給你不必要的煩擾了。

「我只提到出現在曼幾什拉克半島外沿岸的那種動人的風景。在那裏，亞細亞洲從烏拉爾沙漠中崛起，成爲一片黑色的高原。它像一座堅固的牆壁似的向東伸去。在東方昇起了一座屢樓，除了太陽、塵沙、和泥土以外，把一切東西都吞蝕了。高原是不能通過的。依照遊牧民族的傳說，只可以從一個地方爬上去——就是沿着一條河的乾枯的河床。它把一道褐色的險峻懸崖伸入海裏。在我長年的巡遊期間，似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道海岸使航海者這樣的厭惡和害怕。

「到金得里海灣去的一路上，我們都是從帶有灰塵和沙漠中硫磺氣味的摩里亞那樹的葉齒中駛過的，相傳那兒有硫磺山。這種狂烈的南風阻礙人們的呼吸，我相信它對一切的生物都是有害的。

「我嘴裏親自嚼過一種令人作嘔的甜味，水手們拚命吐嘔，使水手頭目們感到真正的失望了：整個甲板上盡是唾液，弄得不能不一天用拖帚擦洗三次。我應該說明，這是因爲

一位老水手的迷信，認為如果把唾液吐入海裏，就會觸怒海洋，會使海洋把船猛烈地震盪起來。水手們在許多事情上還是遵從哥倫布時代的傳統，不容易受我們這個開明世紀影響的支配。

『在金得里海灣，兩個月來我們第一次飽覽茂盛的青草，這在多鹽的地帶是一個奇蹟。在金得里海灣停留了一個時期以後，我們冒着強烈的北風向卡臘—布迦日海灣駛去。這風也同樣有一些特性。它帶來了寒冷而晴朗的天氣，使人全身生出空虛的感覺，像是失去了血和骨頭一般。這種輕快之感是教人一點也不愉快的：相反，它使人頭暈耳鳴，感到非常痛苦。

『在金得里海灣時，我們從一些古井裏汲出了味道很淡的井水。可是到了薄暮，水都帶有鹹味了。我細細思索了這一個現象，並且靠我助手的幫助做了幾次實驗。我們把水放在一個桶裏，把桶全部或者一部分蓋上。這時我們發現水已經帶有鹹味。從這件事上，我斷定在這些地域的空氣裏充滿了一種非常稀薄的鹽屑，沉澱在蓋得不嚴密的或者沒有蓋的桶裏。於是我根據這同樣的現象，說明天空帶有霧沉沉的灰色的緣故。濃厚的霧層裏充滿了鹽分，結果太陽染上了朦朧的淡淡的銀色，然而它依舊是無情地灼熱着。

「在金得里海灣，我們看到彼得大帝時代的要塞的遺跡，那是伯科維奇將軍在他開始向印度瘋狂地進軍時所建造的。相傳他率領着他的帶假髮的軍隊在這裏過了一冬，然後從這裏移動到柯列茲姆地方，到了那裏；基發人無情地斬去他的頭顱，用他的皮做了戰鼓。

「要塞的附近生長着茂密的苦艾，我們在那裏發現了三棵年老的桑樹，它們的樹脂看去像是古銀器似的。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中世紀的一位英國旅行家宗金生告訴我們——如果他不要說的話——他在金得里海灣或者卡臘——布迦日海灣地方看見一座圍着高大城牆的城市，那座城市掩蔽在一片翠綠的草木中，被大量味淡的泉水沖洗着。我相信宗金生是正確的，因為金得里海灣不遠的地方，我們看到一些龐大建築物的地基，因為年久失修和風吹日晒的緣故，建築物已經龜裂、倒塌、變成塵土了。

「我們懷着焦灼而不快意的心情從金得里海灣向卡臘——布迦日海灣進發。我們之所以焦灼和不快意，是有許多理由的。因為我們不得不駛入在先前從來沒有人進去的一個海灣。當我們還在巴庫時，我們就聽到關於這一個海灣的許多驚人的故事。「佐的雅克號」砲艦的艦長曾經告訴我在一八二五年當他的砲艦撥給科學院院士費西瓦爾德使用時的故事。那

位院士命令他在卡臘·布迦日海灣的進口處拋錨，以便他可以進行勘查。但是艦長不願拿他的砲艦作孤注一擲，所以他斷然拒絕了。什麼引起他的恐懼心理呢，那是因為裏海的水以從未聽說過的速度和衝擊力衝進了海灣，好像被推進一個無底的洞穴裏去似的。這一個現象也說明了海灣這一個名稱的來源：卡臘—布迦日海灣是土庫曼語「黑嘴」的意思。像一張嘴一般，海灣不停地吮吸着海水。後一種情況引起人們的推測，認為在海灣的東岸，海水以地下的猛烈的激流衝進鹹海或者北冰洋去。

「我們著名的勇敢的旅行家卡列林，給予我一份關於卡臘—布迦日海灣的毫不浮誇的書面證據，並且警告我不要駛進海灣去。據他說，迎着逆流從海灣裏出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何況海灣的水是有腐蝕性的；甚至鋼鐵造成的東西。在短時間內也會被它腐蝕掉。」

「不但我們海軍軍官們知道這件事情，水手們也知道這個。他們都本能地激怒起來，拚命地咒罵海灣。」

「我的訓令是不惜任何代價畫出海灣沿岸的圖表，在麥探忒式的投射海圖上，把海灣畫成兩根曲綫，中間有一個缺口。在特殊的情況下，我把缺口填滿，畫了一幅海灣的航海圖。」

「當我們駛近卡臘——布迦日海灣時，我們發現帶有紅色烟霧的穹窿，像沙漠上有小火冒出來的烟似的，在沙上飄浮着。我們的土庫曼舵手告訴我們：那一股烟是從卡臘——布迦日海灣中冒出來的。這一次的發現使我們充滿了驚訝和迷惘，因為先前從來也沒有人提起過這件事情。我們十分謹慎地前進着，差不多繼續不斷地測量着海底，最後我們纔到達了恰好望得見的海峽的進口。

「這兒的水流得非常急，整個海峽都和伏爾加河在春天高水位的時期相彷彿。在這兒躊躇是沒有用處的，因為駛進亞洲那可怕的鎔爐是我們本分的義務。於是我們把發動機旋轉到下面，讓水流把我們帶過海峽去。當蔚藍的海水讓位給海灣內的鉛色死水時，我們纔拋下錨去。

「一種深沉的靜寂籠罩了週圍的一切。彷彿所有的聲音都淹沒在濃厚的水裏，和被落日染紅的沙漠上濃厚的空氣裏。

「我們的砲艦行駛了一夜。因為我們已經用完了淡水，我們不得不把灣水倒進汽鍋去。快到天亮的時候，我們發現汽鍋的周圍已經有一吋厚的鹽，雖然每一刻鐘都要被空氣沖去一次。根據這一種情況，你可以判斷出那一個海灣的鹽分，它和巴勒斯坦的黑海是非

常相似的。

「我們的一個呆廚子想游泳，但是海灣不答應。海水把他的兩隻腿拋到高空，儘管他在掙扎着，他也不能浸在水裏。這種情景使全船的水手都樂得手舞足蹈，把他們的精神也振作了幾分。快到傍晚的時候，廚子突然渾身腫痛起來。他向我們確切地說：灣水不過是攪雜着王水罷了。」

「在早晨，灰色的、鏡子一般的灣水非常單調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水不是很透明的。海裏的死魚在水上飄浮着。我們在岸上發現了大量這類帶有鹹味的死魚。據嘈過這些魚的水手們說：這類魚非常好吃。」

「在這些死水裏，我發現了大量的烏雀，覺得很驚異，然而不久我就知道這都是一些錯覺。」

「第二天，在接近北部海岸時，我們到達了卡臘——索庫特海岬。在這兒我們看見水面上盡是一片片遼闊無邊的淡紅色泡沫。夜間起了一陣風暴，我們看見那一片片的泡沫隨着波浪向前移動着。」

① 一分硝酸，三分或者四分鹽酸的一種混合液體，可以把黃金溶化，所以叫做王水。

「看到泡沫的奇怪顏色以後，我把一隻小艇放下水去。我們把小艇划到最近的一片泡沫處，撈取了一些兒上來。我發現泡沫裏充滿了帶有紅色細紋的蟹卵。當發現卵類能生存在這種腐蝕性的水裏以後，使我感到非常驚異。

「於是我又第二次撈取一片稍微帶有玫瑰色的、稍微柔軟的泡沫。這時發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那一片泡沫突然飛入空中，喔喔地鳴叫着，從我們的小艇上和那些驚惶失措的人們的頭上鼓着翅膀掠空而去。這是蹲在泡沫上吃蟹卵的一羣紅鶴。

「在卡臘—索庫特海岬，我們注意到無數的野鵝和強悍的鵜鶘鳥，當地人把鵜鶘鳥叫做「巴巴斯」(babas)。我非常遺憾的是你沒有和我們一起在砲艦上。在我下一封信裏，我將向你詳細描寫海灣本身的面貌。這是很有趣的。

「敬禮。

什列布佐夫上尉。」

由於收信人的粗心，第二封信已經失去了，只有在什列布佐夫上尉送給水道測量局的一份簡單的報告中，纔可以發現關於海灣的描寫。這份報告是用簡潔的文體寫成的，完全

合於作者的性格——一個敏銳而勇敢的人。

對航行的方向以及各時期的作者描寫自然的方法加以廣泛研究之後，我纔確信在不同的時期內對自然現象的理解有時候會有很大的差別。描寫既受作者職業的影響，也受作者社會地位的影響。

如果我們相信了中世紀的作者們，那麼在他們時代的景物比起今天來都要顯得粗疎而無趣；在描寫中帶有木刻的意味。

十八世紀末葉的水手們所想像的海，正如著名的英國畫家泰納的筆下所繪出的一樣——風濤險惡，被夕陽照染成紅色。然而在今天普通英國人所繪出的是籠在薄霧裏的一片非常美麗的藍色的海，這就是患神經衰弱的貴族惠斯特勒所繪出的。

我離題說了一些話，目的是在說明：在現代人的心目中，譬如就我自己所看到的，卡臘——布迦日海灣比較什列布佐夫上尉往日看到的要簡單得多，而且也少有神祕之處了。什列布佐夫上尉給水道測量局的報告中寫道：

『土庫曼人把卡臘——布迦日海灣叫做「苦海」和「海的僕人」。這一個海灣構成了遼闊無邊的海面，超過刺多牙海，差不多被兩個荒涼的海岬把它和海隔斷了。海灣和那不勒



斯灣在同一緯度上，然而它的氣候是酷熱的、乾燥的。

『我繞着海灣沿岸把海圖繪出來。北部的海岸有參差不齊的懸崖，是帶鹽味的泥土和石灰石構成的。這裏沒有青草和樹木。沿着東岸崛起了荒涼的山巒，而南岸是低窪的，被大量的鹽湖遮蔽着。』

『沿岸一帶盡是不毛之地。沒有一個地方有淡水。我也沒有發現過有一條水流流進這一片真正的死海。』

『沒有便利的小灣可以讓船隻停泊，然而這種情形對航行絕無妨礙，因為海灣的深度無足重輕，而且各處都是一樣的。遇必要時船隻可以選擇任何地方拋錨。』

『有些小灣都是很淺的，小艇不得不停在離岸約莫一根錨鎖距離的地方，從那裏要涉足蹀那樣深的水，經過半小時的時間，纔能走到陸地上去。』

『我們的砲艦沒有遇到暗礁或者藏在水裏的礁石，也沒有遇到海島。』

『根據上面所說的一切，我覺得在海灣中航行是絕對安全的。教人驚恐的一個原因，就是暴風從東方不斷地吹來，激起了小小的、但是險惡的波浪。』

『灣水很鹹，很濃厚。這說明了爲什麼它的波浪的撞擊力比海裏波浪的撞擊力要大得